

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份

浙江省輿論概況

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編印

浙江省輿論概況

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份

一、緒言

本省輿論概況前已出版三期，在此三期內，只將全省報紙之言論及其概況，略加敘述；對於通訊社尙未涉及，不無缺憾。自本月起并將省內各通訊社概況附入，使閱者對於本省之通訊社事業，有一明確之概念，本會亦易於從事監督，各通訊社更有所借鏡，一舉而數得焉。

一、輿論概況

第一 省會區輿論概況

省會四月份仍有報館八家，即：杭州民國日報，杭州國民新聞，浙江商報，浙江新聞，浙民日報，杭縣日報，之江日報，杭州報是。本月份各報所注重之問題，爲：兒童

節，重軍檢閱，改良蠶種風潮，開放政權，抗日剿匪，華府談話，西南中委北上問題，制憲，救濟農村，華北問題，時代病等。本月份省會各報，除杭州民國日報及浙江商報論評甚多外，國民新聞僅十餘篇，之江日報，杭州報，杭縣日報均各一二篇。唯浙民日報本月常有短評，較該報以前之不常有評論者，似當差強人意。杭縣日報前此評論甚多，近則寥寥無幾，甚可怪也！茲將各報輿論概況，分述於下：

（一）關於抗日剿匪之評論

關於此項事件，杭州民國日報有：抗日與剿匪

，同時反攻，長城各口失陷，望剿赤部隊加倍努力，古北口戰況激烈等論評；國民新聞有如何應戰，抗日剿共與改革縣政，禦侮救亡之基本問題等論評。四月九日杭州民國日報社評，對抗日事主張同時反攻，其言曰：自長城戰事發動以來，西至古北口，東迄九門口，戰線延長數百里。古北口一戰之後，我軍失利；喜峯口宋哲元部，大破敵人，陣地已有進展。近則戰事重心，移於九門口附近一帶，海陽鎮再失再得，何柱國部方在激烈戰鬥中。夫前方戰略，吾人未能詳悉，然各口戰事，時而發動，時而沉寂，似悉視敵人進攻與

否而從事反抗。日前喜峯口大戰之際，古北口與九門口一帶，頗稱安靜。今則海陽血戰，而喜峯口古北口之戰況反覺消沉。往時我軍失敗，論者歸咎於抵抗之不徹底。蓋敵來則抗，敵去則不抗，被攻而不攻人，有失敗而無勝利。今日之事，不但應抵抗，而且應反攻，已成一時之國論。惟吾人每日讀前方戰報，實覺未能一反往日之積習，而惟以固守防地爲得計。若長此相持，不特收復失地，杳遠無望；而萬一稍有疎虞，誠恐全線牽動，不可收拾。吾人惟望在此東路吃緊之際，凡中西兩路軍隊，亟應同時反攻。若一戰而勝，則承德不難恢復；卽或不能得志，亦可稍分敵勢；奈何前方將領獨見不及此耶？

又該報十一日來論抗日與剿匪一文，主張抗日不忘剿共，剿共不忘抗日，二者并行，共維時艱。亦通論也。

又該報十八日論長城各口之失，有：當喜峯口中路大捷之際，而東西兩線，按兵不動。故雖前頭步隊，進展至半壁山，終以孤軍深入，顧忌甚多，不能一舉而搗承德。及灤東吃緊，而西線戰況，寂然無聞；故敵人益能肆無忌憚，不受牽制，終致一戰而失灤

東全區。此其故何歟？則全線無統一之指揮，攻守無一定之陣容，呼應不靈，進退失據。於是敵人乃得因利乘便，行使各個擊破與逐步進迫之策略，而我軍遂受其困。等語，饒有見地。

又該報二十日勗勉剿赤部隊之社論『望剿赤部隊加倍努力』一文，其末段云：蔣委員長日前在贛演說，謂抗日乃手足捍衛頭目，剿赤則除心腹疽毒之患。如剿赤能着着成功，則抗日自步步堅實；此蓋不易之論。今日抗日將士，方與敵人鏖戰於前方，不幸灤東失守，平津震動。凡剿赤部隊，在此抗日軍事緊急之秋，尤須加倍戮力，求一鼓而蕩平之。則心腹之患既去，手足之力自強，庶能集全國之軍力財力，以與暴日周旋到底也。等語，亦殊允當。

又該報二十八日論古北口之戰況，關於戰略一點，指陳甚當，茲錄於下：

竊嘗觀察敵軍戰略，乃爲厚集兵力，一點突破。往者迭攻喜峯口失利，於是集其主力於冷口，我軍遂以不支。喜峯口亦因而不守，馴致灤東全失。惟灤東距北平較遠，進

展不易，其突然放棄，乃欲自三河密雲，進趨北平，事實較爲明顯。蓋北平爲我後方之根據地，倘能一鼓而下，則長城之線，必致切斷聯絡，灤東一帶，亦將孤危無援，直可以最少之犧牲，得最大之勝利。其所以暫時放棄灤東陣地者，仍欲集兵力於一點，使我有措手不及之虞耳！

據天津電訊：我軍對日本舉動，已有新計劃應付，所謂新計劃之內容如何，固非吾人所能推測。然吾人以爲應付敵軍「一點突破」之戰略，首忌各自爲戰，次忌但取守勢。蓋各自爲戰，則步驟不一，但取守勢，則有退無進。今日敵軍若果志在北平，我軍必須以全線總攻之戰略以抵抗之。在目前古北口戰況激烈之際，則我軍在喜峯口冷口一帶，必須乘虛進攻，與古北口同時動作。一方所以牽制敵軍，使其欲集中兵力而不能，一方所以擴展陣線，使其有顧此失彼之虞。計當莫善於此，惟我軍久戰或感疲憊，接濟或有未充，則如何徵調援師，如何輸送軍實，均爲總攻必要之準備，而亟盼軍事當局之善爲佈置也。

又二十六日國民新聞社論「如何應戰」末段有云：吾人所主張之救國方法，在一方
浙江省輿論概況

面，絕對不與日本妥協謀和，以爲因循苟安之計；同時在他一方面，處此危亡續絕之際，民窮財盡之時，亦應體察事實，不願效彼徒唱高調者盲目主戰之論。至若政客軍閥，吾人更不望其有發現天良共赴國難之一日。吾人所主張之唯一救國方法，卽在此內憂外患夾攻之中，造成在一個革命領袖下「人自爲饌人自爲兵」之新戰略，以挽回戰局，拯救淪亡。等語，亦頗能見其大者。

又該報二十九日社論，抗日剿共與改革縣政一文，亦有見地。茲摘錄於下：

夫抗日剿共之基礎在修明政治，而修明政治之先務在改革縣政，政治不修明而言抗日剿共固屬無益；縣政不改革而欲政治修明尤爲不可能之事。蓋以今日農村破產，糧食匱乏，以言抗日剿共，則軍餉無法接濟；幅員遼闊，交通梗塞，以言抗日剿共，則運輸深感不便；金融紊亂，財政支絀，以言抗日剿共，則戰費籌措非易；民團腐敗，實力薄弱，以言抗日剿共則軍隊抽調爲難。然而如何繁榮農村，以實軍餉；如何發展交通，以利運輸；如何整理財政，以裕戰費；如何編練民團，以固後方；凡此種種，皆非腳踏實

地，從縣政下手不爲功。蓋縣爲自治之本，強國之基，本不固而事粉飾，基不立而務高遠，取亡之道也，尙何抗日與剿共之可言哉？！

今日之縣政實不堪聞問矣：以行政組織論，則科局參錯，縣長權責不專，指揮非易，各自爲政也；以行政人員論，則腦筋頑固，思想陳腐，視建設爲多事，以貪贓爲慣常也；以行政效率論，則上下敷衍，因循沓泄，方案層出，無裨實際也。地方政治如此，國家政治可知。一國政治如此，毋怪乎內憂外患，交相煎迫，陷於永劫不復而不克自拔也。

竊以爲今日之事，應從大處着眼，從小處着手。不務實踐，而高尙談，則雖良猷山積，無裨政治之修明；通電堂皇，不值頑敵之一顧。故今日不談抗日剿共則已，談必先修明政治；不談修明政治則已，談必先改革縣政。此而不圖，徒事粉飾，虛張聲勢，非但無益，惟暴民族弱點而已。

（二）關於華北問題之評論

關於此問題，四月九日杭州民國日報有多倫與

華北短評一篇，茲錄於下：

自熱河失陷之後，吾人即斷定敵人必乘勢南窺平津，西襲蒙古。蓋其目的一方面所以威脅我國使之屈服，另一方面即所以完成其佔有滿蒙之素志。懷抱野心，由來已久，決不以熱河之既得而止。雖以南侵之衆阻之於喜峯口，其損失之大本非日人意料所及，而其攫取平津席捲內蒙之野心，初未嘗稍減也。今者敵果以喜峯口堅不易破，變更戰略，轉其兇鋒。據六日北平電訊，敵將在喜峯口之鈴木服部所部抽往東邊，協助岩田支隊，竭力向九門口石門塞等處攻擊，又以茂林騎兵，協助逆軍張海鵬部西襲多倫。則其志在平津與內蒙，益顯而可見。以形勢而論，灤東爲平津門戶，且有北甯路運輸之便，敵由灤東以進窺平津，當不若繞道熱河以攻喜峯口之難。然灤東有英美商業之關係，日寇自審內部經濟之矛盾，外察國際形勢之孤立，決不敢貿然開罪於英美。故敵人此路軍事亦未見確佔優勢。故日寇移師東指之舉，當爲一種聲東擊西之計。今後戰事，多倫方面，當比灤東尤爲重要。夫多倫爲入蒙要道，亦爲察綏門戶，多倫若失，敵固可以席捲察綏內蒙各地，再演一次傀儡把戲，建立所謂蒙古國。並可以由此而進窺晉陝，拊我華北

之背，至是我縱欲堅守喜峯口一帶，亦不可得矣。爲今之計，我固當集重兵以守多倫，尤宜於喜峯口方面作猛烈反攻，收復承德，以切斷敵東西之聯絡。西解多倫之危，東制灤東之寇。若敵來則戰，敵退則止，必中敵人各個擊破與夫聲東擊西之計；爾時察綏內蒙固非我有，而平津亦必不易守矣。願國人毋以多倫地處荒漠而忽之也！

(三)關於開放政權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，杭州民國日報有開放政權一文，國民新聞有黨員之試金石一文，浙江商報有開放政權之謎及團結禦侮與開放政權兩文，原則上多表贊同。

(四)關於救濟農村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，杭州民國日報二十二日有復興農村的先決問題一文，國民新聞同日有如何救濟農村一文，浙江商報十四日有蠶繭問題與農村經濟一文，均對救濟農村有所討論。茲將民國日報及國民新聞兩文摘錄如下：

一、復興農村的先決問題

照中央農村復興委員會章程，委員會雖分農村金融農業技術糧食調劑水利等分組計

劃，並得設各種專門委員會，計劃固可望其周密，可是怎樣實施，誰去實施，又爲吾人所應先事解決的。單就農業技術的改良而言，我國設立農業學校和推廣機關，亦有三四十年的歷史；而農民大家依然承襲傳統習慣來從事自私的個別的農業經營，純粹的依賴人類的筋肉力量與笨重的鋤犁之類，過着中世紀時代的方式。縱然農業學校儘有優良的方法，但無法傳給農民羣衆。無數學者的精力和光陰，以及無數的金錢都枉費了，付諸東流了，這是何等的不經濟而又萬分危險呢！農村復興委員會如果研究出一個興復的詳密計劃，而沒有負責實施的人，結果計劃還是計劃，無補於實際。所以復興農村的先決問題，在乎培養幹練負責的人才到農村裏去。

記得十九年陳布雷先生有一次演說，他說：「金錢向外流出，人才也是這樣。有一技之長的，他們都不願在本鄉服務，都要到外邊去表現他們的技能，弄到鄉間人才一個都沒有，這是根本上可以殷憂的一點。」時至今日，每況愈下，鄉間越沒有人去，越加緊了鄉村衰落的過程。所以我們希望有志改造鄉村復興農村的人，乃至大衆，不要忘了

本鄉本縣。

其次，回到鄉村裏去的，須先抱定刻苦耐勞的志願，百折不回的精神。否則，鄉村沒有物質的享樂，必能使你失望，怨恨消極。以本省而論，各縣建設人員每月皆下鄉指導農民，試問成效如何？尚有合作事業促進員，負指導組織農村合作社之責，試問本省合作社辦理的成績如何？同時，我們看河北省的合作事業，現在已被人稱為我國辦理合作事業最優良者；其原因無非由於華洋義振會農利股及合作委辦會人員切實的指導。他們不僅對於農村合作事業有興趣，而且他們都能認為他們自己的事，絕對沒有機關辦公事的態度。且十年來始終如一，這種認真與耐勞的精神才奠定了河北省合作事業的基礎。現在常有人提倡以合作方式來復興農村，這固然不能加以否認，但何以自命合作事業發達的江浙兩省，其合作事業在農村中表現改造的作用微乎其微，而河北省合作社的附屬事業却影響鄉村的改造很大？這其間關鍵無非在乎實施者是否具有一種誠摯熱心與毅力。可見合作事業雖是改造鄉村復興農村的一條大道，然而沒有負責的人去實施，決

不能收絲毫約效果。

我們再看基督教在目前農村裏的力量，實在不可輕視。這無非因為他們的教徒，能夠刻苦耐勞，在農村裏做點教書施藥的工作。工作之對否非農民所願顧問，可是久而久之，教的力量在農村裏建了基礎，所以我們希望回到農村裏去的朋友，還須抱定刻苦的決心。

以目前趨勢觀之，有人回到農村裏去去作復興農村工作的希望極少，所以根本上要從新培養人才，培養幹練負責的人才着手。而這種人才，決非普通的天然環境所能薰陶的。如蘇俄的教育區，劃在接近寒圈的西伯利亞，那些大學不設立繁榮的省城，而偏設在萬山重疊氣候凜烈的鄉村，因為那種種天然環境薰陶出來的青年，才有忍苦耐勞的體魄，卓絕不拔的意志，知苦拯羣的頭腦。否則，天天在培養改造農村的人才，而於農村實在毫無裨益。

一一、如何救濟農村

夫中國農村經濟破產，直接間接，莫不以政治爲其造因。內戰頻仍，匪共蔓延，捐稅繁興，官吏剝削，此政治之原因直接造成農村經濟破產者也。水利失修，農村金融枯竭，運輸阻塞，糧食無所調劑，此政治之原因間接造成農村經濟破產者也。故欲救濟農村，舍根本改造政治而外，實無他途。溯自十七年本黨統一全國而後，革命空氣瀰漫全國，建設心理洋溢社會，此誠空前大好時機，倘能按步就班，逐一建設，則五六年來，縱不能締造所謂錦繡山河，至少亦可以登斯民於衽席；何致有今日凋敝殘破，不可收拾之局面？乃以頻年野心軍閥，一再背叛中央，兵連禍結，共匪乘機坐大，致庶政莫舉，百廢依然。卒召強鄰入寇，而造成空前之國難。然則當此國脈民命不絕如縷之今日，農村破產，不過國難之又一方面，或另一代名詞耳。吾人苟不能謀政治上根本之改造，而欲圖救農，抑亦不思之甚者矣！

行政院最近有復興農村委員會之組織，其意固謂農村之救濟，當着眼於農業金融之流通，農業技術之改進，糧食之調劑，水利之興疏等等問題，吾人以爲在此諸問題之後

，復有一政治之總動力，實爲此諸問題不能改革整頓之共因，即前文所謂直接造成農村經濟破產之政治原因。政府當局欲問如何促成農村之復興，則吾人敢斷言曰，當自政府當局如何剷除此種直接危害農村之政治原因始。

(五)關於華府談話之評論 關於此問題，杭州國民新聞十八日有勉我宋部長一文，民國日報十四日有華盛頓之國際談話一文，浙江商報十二日有華盛頓會議一文，茲將兩文摘附於下：

一、華盛頓之國際談話

夫經濟復興之計劃，基於各國政治之安定。今者歐洲列國，方值多事之秋，鉤心鬥角，互爭雄長。自大戰以後，法國獨霸歐陸垂十餘年，今南方之意國，方乘時崛起，求與德國聯合以分其勢，法國明知其然，則又挾其一手所扶植之小協約國，以相牽制。英國政策，本係沉機觀變，坐收漁利，又懼法國軍備日強，英國必遭其凌燄；於是又暗中助意德以抑法。政治之矛盾，漸趨尖銳化，經濟之合作，又豈能遽收實效？若夫遠東，

中日糾紛，固結不解，日俄衝突，又肇其端，尤爲事實之更顯著者。則遠東治安一日不能恢復，世界經濟更一日不能繁榮者也。

各國政治狀況既若此，各國所以應付將來非常之局面者，乃惟有擴張軍備之一途。軍備之競爭，使軍縮會議之精神，悉歸泡影，軍縮無法解決，美國必不允許免付戰債，戰債不能免付，則賠款問題勢又必歸擱淺。而各國相互間之擾攘，必致永無甯息之日。且時勢愈趨緊張，危機愈益顯露，必終有世界二次大戰突然爆發之一日也。

茲者羅斯福氏邀集各國重要代表於華盛頓，既抱復興世界經濟之宏大願望，則追本尋源，當知其癥結所在；如何謀各國間政治矛盾之減少，如何謀各國間衝突糾紛之解除，實爲治本最善之方法。而日本侵略中國之軍事行動日益擴大，關係復興世界經濟之前途最鉅；何況美國爲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發起國，更有迅速設法予以制止之必要？吾人深盼羅斯福氏高瞻遠瞻，努力及此。勿徒作枝節問題之會商，而終無裨於經濟之挽救也。

一、華盛頓會議

據九日巴黎電：法國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代表，是法前總理赫禮歐；他以「自由觀察員的資格」去出席，對於會議不作任何的諾言，祇把重要的情報報告法政府。尤其對於戰債的問題，使法政府可以決定一個應付的辦法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態度，以為領導世界經濟狀況的改善，全靠歐美的合作。至於拉丁美洲各國的經濟狀況，使美國受着經濟的影響，比較別國來得重大。所以美國準備與各國商榷後，再同南美各國專家作一番精密的討論。據此，我們可以知道參加會議的各國，沒有一個不從自己國家經濟地位來討論世界經濟問題的重心。我們如果忘了自己經濟的立場，高談國際經濟的問題，那末我們參加華盛頓會議，非但在會議中對於自國不能發生多大的利益，反來促成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已。譬如軍縮會議時，限制我國國防飛機不得超過一百架，就此一點，足見他們的提案，完全不顧到我們國家的利益。所以我國代表在會議時，處處要小心提防着。又如現在墨西哥排斥華僑，手段非常惡劣，他們政府絕對放縱，簡直看不起我們的國